

难道花 30 元就能一个月随便说脏话吗?太雷人了!新学期伊始,一则名为“最牛班规”的帖子成了网络热点。这是重庆一所学校的班规,该班规中有很多项罚款名目:“不交作业,一次 1 元;不背书,一次 2 元;旷课,一次 5 元;说脏话,一次 1 元,30 元包月……”其中最引争议的是“说脏话包月制度”。且不说该班规是否合理,单从这个奇特的班规就可窥出脏话的难治程度。

可是,科学家对此进行了研究,说脏话,居然与人的本能有关。

人类为什么喜欢说脏话

脏话发布平台已由厕所移到网络

2006年5月,厉娜和其他女伴三三两两走在湖边,她们是新出炉的长沙赛区超女十强。厉娜是其中最被看好的一位,后来她获得长沙赛区的冠军。

“我×,我晕船晕得紧!”听说拍摄内容有一项是“划船”,厉娜蹦出这么一句。这持续仅33秒钟的一幕场景出现在网上的一段视频中,随着“厉娜身陷脏话门”的标题,在网络上传得沸沸扬扬。

“刹那间,我感到世界是如此美好,我活得太有意义了,靠!”就在厉娜遭遇“脏话门”大约3个月前,在北京供职于一家著名电视媒体的王小猪(网名)突发奇想,发起成立了“糙女俱乐部”,倡导女人可以敞开心来说脏字儿骂人,让女人泄私愤进入空前绝后的新时代。

“刹那间……靠!”是她们最广为人知的代表句。用王小猪自己的话说,“糙女不是单纯玩女权,也颠覆了男权。”

在一般人印象中,在说脏话方面,男性总比女性表现得更为踊跃。例如,男性第一次说脏话的时间更早,频率更高,使用的咒骂词更具侵犯性……在一项长达10年的对脏话及其社会效应的研究中,美国语言心理学家蒂莫西·杰弗发现,作为一种脏话的发布平台,“男厕所中的涂鸦文字比女厕所中更具意味,更令人难以接受。”

然而,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网络计量学专家迈克·泰沃尔德的研究表明,随着时代的演进,脏话的发布平台已由厕所转移到网络,而年轻人在说脏话方面做到了“男女平等”。美国语言学家托马斯在记录下4000名男女学生的谈话后也发现,不管男生还是女生,脏话从他们嘴里蹦出来的频率是一样高的。澳大利亚的露丝·韦津利在其新书《脏话文化史》中,发布了这样的观点:“女人没有任何不适合说脏话的先天条件。无论从神经、身体结构或生理机能来说,说脏话的构造都是两性相同的。”

人的大脑里有一个“脏话制造机”

这构造的核心就是“边缘系统”,它是大脑中影响和控制情绪的重要部分,环绕在大脑两半球的内侧,形成一个闭合的环状部分,将大脑中心的空腔——脑室包裹起来。

虽然直到1952年,美国精神保健研究所脑进化和脑行为研究室主任麦克莱恩,才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,正式提出“边缘系统”的概念,但早在5000多万年前,爬行类生物称霸大陆的时候,边缘系统就开始进化了。因此,边缘系统是大脑中最原始的部分。在边缘系统中,还保留

着生物进化成人类之前的特性,或者说,生存所必需的原始本能和感情功能。

1885年,法国医生图雷特发现,一些边缘系统受损的人,会出现罕见的精神失调。这种疾病后来被命名为“图雷特综合征”。有的患者脸部抽搐,或发出清喉咙的怪声,还有10%~20%的患者则会出现“秽语癖”的症状,他们根本无法控制自己,脏话如溃堤的江水般滔滔不绝。

这就不难理解了——控制核心的构造平等,说脏话的频率自然平等。

那为什么大家普遍认为“男性更爱说脏话”?露丝·韦津利的分析是“男性咒骂大多在公共场合”。言下之意是,女人们说脏话的频率并不比男人低,只不过,女人们更喜欢在背地里捣鼓。而在男权唱主角的传统社会中,在公开场合发表言论的男人则更容易引起人们的关注,他们的脏话自然也就格外引人注目。

说脏话作为人类远古时代就具有的本能,它对人的生存以及社会化有着重要意义。甚至可以说,正是源源不断的脏话,让人类生活得更幸福、更和谐。这样说,绝对不是夸大其词。

说脏话的人更容易获得信任?

“我他妈的真想抽你!”2004年10月,电影《天下无贼》的发布会上,导演冯小刚吼向一位记者,后者所在的媒体不久前曝光了冯小刚的家庭住址。“你们做了一件很无耻的事情,就是把我家地址登在报纸上,现在天天有个神经病在我家楼下截我,你们有什么权利打扰我的正常生活?”

冯小刚当然没有真的动手。不得不承认,总有一些时候,我们很想把某人结结实实地痛揍一顿,但理智又告诉你,这不可以。怎么办?露丝认为说脏话的好处就在于此:“你可以在象征层面上使用暴力,这样既达成了目的,又避免了伤害人身体——这是一种双赢策略。”

美国心理学家莱因霍尔德·阿曼这样描述咒骂的发泄机制:“人一旦火冒三丈就会变得亢奋。脏话和侮辱性的手势能缓解人的激动情绪。”打嘴仗会降低人的攻击性,骂人者把污言秽语当作武器,被骂者则会在言语恐吓中变得气馁,肢体冲突因此得以避免。

动口总是比动手更能容易获得人们的谅解,但说脏话的“好处”并不仅限于此。荷兰人曾经作过一项研究,将一份证词记录中的脏话全部删除,然后和原文一起分别给人阅读。哪一份看起来更加可信?答案是“未删节的脚本”。想要获取信任吗?说脏话吧。

聪明的脏话和愚蠢的脏话怎样分

在朋友或者一个团队



在冲突中,人们经常恶语相向 (资料图片)

间,“被许可的脏话”甚至可以充当增进感情的纽带,使成员产生“我们是一伙儿的”认同感;或者你可以称它为“社交咒骂”。钱钟书在《围城》里刻画过一位校长高松年,他与人打交道时八面玲珑,能对政治系的师生大谈国际关系,能和文学系学生探讨“诗歌是民族的灵魂”,和军事教官谈话,“他他妈的”也会脱口而出,那教官惊喜地刮目相看,引为同道。

大多数男性对这种方式并不陌生,尤其是在酒馆、更衣室或者运动场,这些地点象征着逃离了批评自己说脏话的人(主要是母亲、妻子或小学老师)的限制,在这里,脏话是男性之间关系的润滑剂。

但这种润滑剂之所以可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,是因为它们打破了人与人之间的藩篱,不论是什么身份、地位,在说脏话时都是一样的,有着基本生物特性的人。澳大利亚旅游局的宣传攻势证明,“脏话”也足以拉近国家间的距离。他们最近的旅游宣传标语是“你他妈的在哪里?(So where the blood hell are you?)”隐含的意思是让人快行动起来,到澳大利亚旅游。

但澳大利亚人那纯朴热情情的邀请,在英国人看来简直是不堪入耳。想想2006年世界杯决赛上马拉奇对马拉奇说了什么?英国唇语专家杰西卡·里斯根据口型,认为马拉奇说齐达内是“一个恐怖主义娼妓的儿子”。法国电视台解说员认为,马拉奇对齐达内说的是“你是意大利养出来的一条忘恩负义的狗”。这句话激怒了整场比赛表现出色的齐达内,最终一头撞倒马拉奇,也撞碎了自己再夺世界杯的希望。

脏话在我们生活中无处不在,有聪明的脏话,比如那些充当润滑剂的脏话;也有愚蠢的或者失控的,像那些发泄情绪的脏话。对于后一种情况,应该考虑情绪控制,或者用更容易让社会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,幽默就是一个好的选择。

脏话的民族特色

有人总结过,在脏话用语中,美国人更偏好排泄物,荷兰人则专攻痛痛,而俄罗斯人的脏话全部与性有关。但是无论哪一种语言,“家人”都往往是脏话攻击所绕不开的靶子。

以中国人为例,进行人



齐达内将马拉奇撞翻在地



曾身陷“脏话门”的厉娜



牌场是脏话滋生的场合

易生脏话的人群和场合

运动场是脏话滋生的地方,特别是足球这种对抗激烈的运动。情绪亢奋的运动员容易说出具有攻击性的语言,让比赛更具火药味,有时候连裁判都没有办法控制住局势。让人记忆犹新的还是2006年世界杯决赛上,马拉奇与齐达内之间的冲突。

朋友之间打牌,这是一个经常可以听见脏话的场景。大多数情况下,这些脏话都是无意间脱口而出的。还有人觉得这时说脏话可以让游戏更刺激,同时拉近朋友之间的距离。

童言无忌,孩子之间经常会交换刚学到的脏话,并以此作为乐趣。而在发生争执时,这些语言更是派上了用场。当孩子们在成人面前使用这些语言时,他们会观察大人的表情,并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是否继续使用。

在冲突中,人们经常恶语相向,情绪化的反应比理性思考来得更快、更“强”。因为与进化论几千万年的“边缘系统”相比,让人理性思考的新大脑皮层是“昨天”才出现的,人们还不习惯使用它。

杨杨/文 摘编自《新知客》